罗尼·佩弗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系统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 ·2018/4 江苏社会科学
罗尼·佩弗是当代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
社会正义》一书，是在20世纪后期西方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否有相容性的问
题展开长期论争的背景下，为“应战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道德具有相容性的观点”[1]，论证马克思主
义与道德有相容性并“合理重建”马克思道德观而作的。该书学术视野极其广阔，对双方观点旁征博
引，逐一辨析，步步推导，立场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堪称20纪后期该论题最全面的总结
者。因此，该书在未有中译本之前即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2010年中译本出版后，进一步引发了相关
讨论[2]。但是，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大多围绕某一点的争论而展开。其实，佩弗在大量反驳对方
观点和论证己方观点的同时，亦有一个系统解读马克思道德观的理论框架。本文将梳理出这个框架
以揭示佩弗对该论题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罗尼·佩弗对马克思道德观的
系统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赵威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否相容的问题展开广泛而持久的争
论，在这一背景下，罗尼·佩弗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对马克思非道德论进行全面的反驳，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包括一个价值基础、两种分析维度、三个核心概念、四层基本判断，由此构
成一个科学性与价值性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关键字马克思道德观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容性系统性
赵威，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362021
本文为20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KS085）、2017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启动项目（SKBS306）阶段性成果。
[1]〔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2]参见陈真：《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论”批判》，〔北京〕《哲学动态》2007年第12期；吕梁山：《佩弗论道德与
意识形态》，〔北京〕《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林育川：《罗尼·佩弗“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北京〕《哲学
动态》2011年第8期；宫维明：《罗德尼·佩弗与艾伦·伍德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之争及其启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
究》2012年第10期；林育川：《正义的谱系——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正义观的一种解读》，〔北京〕《哲学研究》2013年第
1期；林进平：《论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方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94

分析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4· ·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否相容?
“重建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美英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论题。20世纪以来，以欧陆为舞台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代人的发展，到70年代后期逐渐趋于衰落，而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却因争
取民权和反对越战的左翼运动，激发了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即
使在1990年前后苏东阵营崩溃和“历史终结论”喧嚣的情况下，左翼学者仍坚信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是
暂时现象，声称马克思主义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时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此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口
号。在批评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喜欢牵强附会、缺乏严谨学风的基础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随
之兴起。由于该派主张运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来澄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探寻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于是道德、正义等问题遂成为他们论争的热点。罗尔斯《正义论》和《作为
公平的正义》发表后，罗尔斯主义在西方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出现借鉴罗尔斯正义
理论来研究道德、正义的新趋势。佩弗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干将之一，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启了
“修正”罗尔斯主义的潮流[1]，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这场历时数十年的马克思道德问题的论争。
要在较小的篇幅内详尽列举欧美学界这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正义”论争的各种观点是不太可
能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它们的基本倾向抓住问题焦点所在并提出解决思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
道德不相容的观点包括“马克思反道德论”和“马克思非道德论”两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有维尔纳·桑
巴特、罗伯特·塔克、刘易斯·福伊尔等人。早在20世纪初，桑巴特就断言：“全部的马克思主义……既
没有道德判断也没有道德假设。”[2]1972年罗伯特·塔克再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正如它的名字所暗
示的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被认为不包含任何道德内容。”[3]随后，福伊尔在《道
德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又指出，道德是一种社会操纵和控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被用于使被剥削
阶级安于他们的被剥削状况。道德是反动的意识形态，应该为马克思主义者及所有的革命的社会主
义者所反对[4]。该派的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为“纯科学”的理论，它不包含评价性或规范性的道德论
断和主张，这就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对立起来。如果不赞同该派的观点，就必须论证作为科学体系的唯
物史观与作为价值体系的道德评价可以相容。
“马克思非道德论”的代表主要有艾伦·伍德、理查德·米勒、安德鲁·科利尔等人。伍德认为，虽然
马克思有一种规范性观点或实践理性形式，但它本质上是非道德的，即它只是以非道德的善（如快乐、
幸福、自由或人的能力的实现），而不是以道德的善（如美德、权利、正义和履行义务）为基础；而斯基伦
和科利尔等人则主张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必须是中立的，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判断在阶级之间并非
是中立的[5]，其所主张的实践理性是基于对阶级利益的考虑，是“支持某种版本的道德利己主义”[6]。该
派的特点是区分道德的善与非道德的善，并认为马克思属于后者。如果不赞同这派的观点，就必须论
证道德的善与非道德的善不可分割，进而解决如何合理界定道德内涵的问题，并论证马克思的道德阶
级性只是对维护阶级统治的虚伪道德的抗议，其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
[1]柯亨1995年发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2000年发表《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样变得这么富有？》，罗
默1996年发表《分配正义理论》，2006年又发表《民主、教育和平等》，这些主张均有与罗尔斯主义合流的趋势。但佩弗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自称是“修正的罗尔斯主义”，发表时间是1990年，早于这些著作。
[2][5][6]〔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第182页，第6页。
[3]Robert C. 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2.
[4]Lewis S. Feuer,“Ethical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6, no.3,
1942.
195

罗尼·佩弗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系统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 ·2018/4 江苏社会科学
与此同时，凯·尼尔森、伊利亚德·阿罗诺维奇等人则主张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相容论。凯·尼尔森
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充满着道德判断——尤其是充满着针对资本主义的严厉的道德谴责”[1]。他除了
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外，还为社会主义提供道德辩护。阿罗诺维奇认为，马克思著作存在一种前
后一致的积极的道德理论，其基础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即自我决定；在基于合作的自由人共同体中自
我实现是马克思道德观的基础。他说：“马克思规划的核心并不是脱离道德，而是走向一种新的道德
观。”[2]纳赛尔也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伦理成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
续存在阻碍了人的可能性的实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诉讼的基础”[3]。可见，在他们
看来，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具有相容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崭新的思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交融及其系统构成
学术研究对经典的解释可以有两种方法：语言性解释和脉络性诠释。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否
相容的问题上，“不相容论”通常采用对经典作语言性解释的方法，并举出马克思批判道德的言论为
证；而“相容论”则多用脉络性诠释，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脉络来解读及合理延伸。佩弗
虽未表明他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但声明他同意伍德“负责任的解释实践”，这包括：（1）文本事实；（2）能
够基于文本之上的解释；（3）与文本相符合的思维上的延伸[4]。佩弗声称他的任务是“合理重建”马克
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即是在不违背文本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作思维延伸和脉络性解读。
那么佩弗是如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的呢？综观其解释框架大致可概括为一个价值基
础、两种分析维度、三个核心概念、四层基本判断，由此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5]。
“一个价值基础”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价值
判断，它包含“人应该……”“社会应该……”的价值评判。佩弗指出，与此相反的则是马克思在批判
“异化”时经常使用“非人”“非人化”等用语。就像“我思故我在”是一切推理确定无疑的第一前提那
样，“人活当活好”也是人类肯定自䌱Ⅲ

分析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4· ·
特征，坚实地扎根于那种承认与道德之间存在关联的自然主义传统”，“一种关于人的概念，而这种概
念是衡量和批判一个人的存在的标准”[1]。乔治·布兰克特也说：“马克思伦理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
人的尊严、人作为自身目的的这一观念。”[2]
“两种分析维度”是指历史的维度和道德的维度，它表现为“事实”与“应当”两种路向的分进合
击。佩弗先用“应当”检视“事实”，再深入历史、解释历史、寻求规律，力求把事实导向应当。认为马克
思主义与道德不相容的观点曾指出唯物史观乃历史判断，没有道德判断；也有人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无
论发展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包括不合理的社会），其本身在道德上都是正当的。佩弗则认为马克思
不这样看，马克思既有道德历史主义的观点，又“坚持用道德标准来判断社会制度”[3]。例如，在中年马
克思评论中印等东方社会的文章中，他和恩格斯既从道德理性的角度对西方的侵略进行过猛烈抨击，
又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充分肯定资本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相比）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他们既从道德立
场上强烈谴责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是“极端不义的战争”；但又站在世界历史
的高度清醒地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
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
佩弗认为，在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也没有把道德与历史割裂开来，或把事实与应当对立
起来，他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说，将一个理论或世界观的事实的或描述性-解释性的成分与其评价
性或规范性的成分分离开来，可能会异常困难。在反驳马克思主义是“纯科学”的观点时，他说：“如果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的世界观，而不是只是其描述-说明性成分，那么它就
不是纯科学的。”“即使一个人接受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如果他或她不谴责资本主义，不颂
扬社会主义以及（如果它应当是必要的话）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他或她就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者。”[5]
社会主义革命既符合历史趋势，也体现道德担当。
“三个核心概念”指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人类共同体、自我实现。佩弗认为马克思的“道德观建
立在三个首要的道德价值之上：自由（作为自我决定）、人类共同体、自我实现”[6]。这是从“人是人的最
高本质”这个道德价值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人的自由的侵犯，再号召推翻这个不道德的社
会制度，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自我实现。佩弗引用马克思的
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异化劳动却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真正的个人
自由允许个人利用（社会）手段实现他或她的天赋的最大潜能，但是自我发展的社会手段只有在真正
的共同体中才能为个人所用。除非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否则绝大多数人无法
具备真正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闲暇时间以及物质文化资源；除非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中，否则个人不
可能实现他最基本的潜能——一种所有人都会追求的潜能；所以，自我实现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
有可能[7]。主张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艾伦·伍德认为自由、自我实现这些价值只是非道德的善，不是
道德的善。其实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道德，如果仅指狭义的道德，那么这三个价值也许属于非道
德的善；但如果指广义的道德，那么它们肯定可归入道德范畴。佩弗认为狭义的道德只涉及个人行为
原则的善恶，而广义的道德还涉及社会安排的善恶。如果我们把道德原则界定为以考虑人的痛苦和
幸福为基础来约束人的行为的普遍化规定，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就渗透着道德判断和原则。如消除异
化和剥削，创造一个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和自我实现的社会就是对人的痛苦和幸福的考虑[8]。如果
[1][2][3][5][6][7][8]〔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第128
页，第227页，第187页，第3页，第64页，第2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197

罗尼·佩弗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系统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分析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4· ·
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这就是
马克思的历史条件判断，具体则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卡尔·波普尔曾
认为马克思混淆了规律与趋势的区别，规律是无条件的，而趋势依赖于条件。波普尔是科学哲学方面
的专家，他对科学规律的严格界定可能有一定道理。对此佩弗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规律或趋势并不是
绝对意义上的因果性或法理性规律。
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够（且必须）根据他所称之为‘规律’的趋势或倾向及某些
先决条件来加以考虑”[2]。因为马克思确实是强调条件的。佩弗不但赞同马克思的历史条件判断，还
赞同列宁等革命家所阐述的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条件。“只有在同时满足资本主义危机的‘客观’条件、
在大部分被压迫阶级中发展出共产主义意识的‘主观’条件，并且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下，社会
主义革命才会成功。”[3]
最后是道德义务判断。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已经失去自己存在的历史依据，社会主义革命的条
件已经形成时，道德价值判断就召唤我们负起道德义务，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众所周知，马克思、恩
格斯都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有力地反驳了斯基伦等人认为马
克思反对道德而主张理性自利的观点。佩弗也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维护自我利益的动机并不能单独满
足参加革命的需要。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革命家皆不是工人出身，可见自身利益
说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和对革命运动的道德必要性的认识可能更重要。对此，
他引用布坎南提出的“免费搭便车”说来说明理性自利说不成立。“免费搭便车”指这种想法：我虽然是
无产阶级的一员，但革命是有风险的，即使我不参加，革命成功后我照样可以享受胜利果实；如果我参
加革命而革命不成功，那么结果对我必定是不利的[4]。但布坎南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都按照自身
利益行事，都想免费搭车，那么革命就一定不会成功。事实证明还是有许多革命者义无反顾地献身无
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所以只有在历史规律判断和历史条件判断的基础上，出于道德义务判断投身于
有风险且未必符合自身眼前利益的革命事业，才会迎来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总之，在这个链条中，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道德观的价值性是完全相容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
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我们没必要硬性区分到底是道德优先还是历史优先，也不存在二者谁⍣倀㇌耀논᎑甛ᨀ敜䀀，ܬ܅ķ啖ܨ�畓瀀汔羘㛅瀀㛄退韻�汉韱囅 韻汙汋猬汙猬氵ひ䀀缗ꬓ囅⽁㍳ⰱ鍬䤀羳ᴓ囅␢ひ�瓼ひ䈠扬㛅瀀㟄退阒�瓼㑙퀀“ؤĊᄳ沒籂他ᑕᘀ䕔뀀唔啔唜㆔唖㈔唠啊唔ㄴ唿༓䕔潡鑕᱂⑕⩲ᑕ輀蔸啊䕔䀀唔喺啊攙䕑恁鑕᱂⑕⩲ᐂ 䛅倀<ؾ憔唰Պ攙䕑恁鑕᱂⑕⩲ᒌ唀蕋商嗣啬╛䀀㖏蕲啊攙䕑恁鑕᱂⑕⩲┶䅱ⵏ 烊豁ⅈ얊ᝇૐᒌ儀䔿༓䝔潡钅᱂⒅⩲ᐂ─缠烐豂蔜昡䀢怀蔭≘䘬డ䀩绕㈵輀䍓㑵释᥈凄≈劧⅀≐缵䝔⠩䡑쮢ᒌ墲⅀⋠賰烇䡒�烉ᤔ䡒ᐥ輀䘸䕊攙䝑恁钅᱂⑵⩲ᒌ唀甗䒜Őᜑ퓹숔έ᥅缀德义务ްഗऔፘ历史ᳰܠ郉ᤔ适昡件ꬓ夌ਔ很条郅೽ᲅ匣ޝܸ邑䀀ͳ͸务断鐢ꬓ䃀ꅁ阔ᳲ䕰上еℜ㔀䀇툌如ျ簙，థ⼠⁆ 络舒눀络౞猡珆ℼ茠䑰㒰，或焜㕒中ᅎ㨡㰺ℴ倀䲜㐇ᘤ㵰ᕿ德Ӱᓡ⸠엡⊅聱扁㨡툛뀀ด 畘习 &戸才㴂ឋᬞ셀酀܄鄴陈ㄳ鐤᥅砀䱗䱉餵退义᥅缀德̠逤鑐べ퀀ܘ㗀㥅쀀久ㅁ䦀㧅瀀䱉很᱿德义㘗㤂�愄ء唼⑗๡〳倀܈ޝ酁阔ⅳ造Ω苂ㇵ蒙肘䦘锃ᔓ䈔倃쀀Ⱦ ғ䀵΄ء㑐᝱⸇톗㐧㕖瀷倻͢勱䀀<划 Őㅐ䅐拂⇹ᙈӴ�፹퀀Őㅐ児ዂ⇹ᙈӴ�፹퀀Őㅐㅐ㋂⇹䤙᜖Ӛሀ伬4ؾ

罗尼·佩弗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系统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 ·2018/4 江苏社会科学
作一方面存在道德判断（对资本主义的非道德现象的谴责和对人类共同体的称赞），另一方面又作出
“道德是意识形态”的定性和其必须被否定的结论。但如果所有道德都应该被否弃的话，那就使对资
本主义的谴责和对人类共同体的赞扬皆变得不可能。为了消解这个悖论，佩弗把意识形态区分为“总
体性”（global）的和“非总体性”的两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以名词形式出现时是指纯描述性的表达，
而“非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以形容词形式出现时则含有（否定性的）评价性表达。按照他的说法，“道德
是意识形态”是指普遍的思想或价值，不含评价性表达；“道德是意识形态的”则是指特殊的必须被否
弃的思想或价值。于是佩弗据此认为，当马克思否定道德时，他指的是后者；当马克思的思想中实际
包含道德时，他指的是前者。然而，普遍与特殊是无法割裂的，离开特殊便没有普遍，如果每种道德都
是特殊的非总体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么普遍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寓于何处？除了纯描述性的表达
和否定性的评价性表达之外，肯定性的道德评价又属哪一类？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谴责时，
他运用的那些值得赞扬的道德观念不也是评价性的吗？由此可见，佩弗并没有解决那个道德悖论。
其次，佩弗认为马克思道德观建立在自由、人类共同体、自我实现这三个道德价值之上。虽说这
些扩大了的广义道德概念也有其合理性，但它们毕竟与那些道德的善有所不同，即它们主要是作为道
德的条件（而非作为道德的内容）具有合理性的，但佩弗却未分析二者如何相辅相成。此外，佩弗对马
克思“自由”观的解读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值得商榷。由于他对自由作了“作为自我决定”的规
定，于是便借用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为了证明马克思有“消极自由”思
想，他引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
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这个引证有误，因为它恰是马克思对《哥达纲领》鼓吹所谓宗教信仰自
由的嘲讽，后面马克思紧接一句：“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1]由此可见，说马
克思有那种“免于被……”的消极自由思想是不成立的。
最后，佩弗所推崇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成问题的。他虽然
看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否相容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道德问题，而是牵涉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的
问题。但资本主义的社会安排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或标准。因此，他试图“提供一套道德
原则或标准来评价社会安排”，以便“判定哪些社会安排才是政治的具有历史可能性的，以及——在这
些具有可能性的安排中——哪个才是最符合这种充分的道德理论所提出的道德原则或标准的”[2]。为
此，他隆重推出自己的社会蓝图——“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自信地坚称这种社会主义“在道
德上优越于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在当前历史时期下可能存在的社会形式”[3]。但他却没能提
出如何推进这一社会革命的基本战略或具体策略，也就没能避免学者“坐而论道”的毛病。他把南斯
拉夫和古巴奉为“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范本，但就在他1990年出版大作之际，历史和他开了
一个玩笑：南斯拉夫崩溃，古巴在苏联垮台失去援助后也困难重重。这就使他的理想陷入尴尬的境地。
当然，佩弗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是值得肯定的。他坚决主张：“必须致力于阻止
资本主义的复兴……发展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联盟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忠诚
的事业，而反革命活动只会导致这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的倒退。”[4]就在福山1988年提出的“历
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之际，就在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遇到重大危机之时，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
道德与社会正义》这部批判资本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仍然坚持他的社会主义追寻，这一点
难能可贵。苏东阵营崩溃后，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仍然坚持自己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2][3][4]〔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29页，第12页。
200

分析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4· ·
的理论和道路。佩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非常关心和支持。他指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就开
始了经济改革，它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维度，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这个维
度，这个维度基本上是对的；也包括某种可能的或可行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1]他虽然推崇
共产主义，但还是清醒地看到：“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只有社会主义——相对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
才具有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需要为
其论证的。”[2]可见，他注意到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对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具
有相容性的观点，我们也应以现实的视角加以审视；但对我们来说，该观点的语境已从马克思时代转
换到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故重心也应转到对今天的现实关怀上。从理论上看，在共产主义实现之
前，道德还是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不相容，那么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上层建筑就应该拒斥道德。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丧失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部
分功能。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阶段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道德。
佩弗虽然认为，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是马克思道德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但
是我们应看到，三者对共产主义来说是作为“结果”存在的；而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三者经过时代性
与民族性转化却可以作为追求的“过程”存在。首先，“自由”“平等”已成为我们今天正在践行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因社会变革而矛盾多发的国家，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
非常重要。因此佩弗认为，既要做到“把基本权利原则（基本生存权的保障）视为优先于自由平等原则
的第一原则”，又要做到“实现自由和民主权利应以不导致社会陷入严重的混乱以至危及民众的基本
生存权为限度”[3]。其次，尽管“人类共同体”的实现还比较遥远，但中国已提出切近当下现实的新形
式。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
人不仅希望自己过的好，也希望各个人民过得好”，“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4]。所谓“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在中国通常
被看作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化的表达形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我们对当前世界责任的现实表达
形式。最后，“自我实现”的价值诉求与我们的“中国梦”也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因为我们的“中国梦”不
但是民族复兴梦，更是人民幸福梦。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
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
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5]。这正是
对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的人类理想的时代诠释和民族诠释。佩弗说过：“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
心。”[6]而我们比他更有信心！
〔责任编辑：洪峰〕
[1][3]林育川：《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罗尼·佩弗访谈录》，〔广州〕《岭南学刊》2015年第1期。
[2]〔美〕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4]《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2016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31/c_
1120227034.htm，2018年5月5日。
[5]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3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
2013lh/2013-03/17/c_115055434.htm，2018年5月5日。
[6]李达理：《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前景——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罗德尼·佩弗教授对话录》，〔哈尔滨〕《经济研究导刊》
2010年第30期。
201